體

書雖瑜不掩瑕亦瑕不掩瑜分别觀之以備
言變體者之一家亦無不可也宋志作十六
卷玉海引續書目曰自乾之姤至未濟之解
以意演之爻為一篇凡三百八十四篇馮椅
易學附録曰都氏易先以理而次以象義每
卦終又有統論今考永樂大典所載爻義皆
分載于各爻之下而無所為卦終之統論與
玉海合意應麟所見即緝永樂大典時所據

原序

大易如天地其中無所不有顧學者取之如何耳取諸象則為象學取諸數則為數學取諸辭則為義理之學取諸占則為卜筮之學雖各名一家要之原本于古人而發明以新意乃可為善學者西漢趙賓說箕子之明夷曰箕子萬物方荄滋也持論巧慧易家皆以為非古法用是不見信近世侍講林瑀作會元紀用天子即位之年傅會易卦以推吉凶賈魏公疏其不經罷之是皆

盡取而發明之嗚呼可謂善學也已矣書成獻之于天
子又鋟板而傳之且屬余為之序余善其原本于古人
而無襲蹈之跡發明以新意而無穿鑿之見也故序之

紹興二十九年冬至日贛川曾幾序

余早游學校與易家者流談其論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與夫繫辭至襍卦并為一談曰此神也此道也此
體用也此德業也鑿空駕遠紊實墮真望其貌雖超然
若不可挹叩其中乃空然初無所有繫風捕影卒以自

不先于辭而先于理以為卦爻大象適與理相當者聖人則有辭以繫之彖爻之辭未畫聖人又為傳六十四卦之後以明之一章示賢人也二章示君子也三章戒衆人也四章言聖人體用之道也說卦論八卦之理序卦論六十四卦之序襍卦論六十四卦之用又曰此絜所闡于先君子也輒拾其遺說而為之傳嗟乎其深思旁取如此亦已勤矣異夫前所謂神道體用之說者故余竊有取焉且求余為序余故摭其所得于易者而叙

自序

潛龍之辭非姤之正體也乾初九所變而屬于姤是乾之姤而已黃裳之辭非比之正體也坤六五所變而屬于坤是坤之比而已自乾坤而下莫不如此不然則乾九二所變何以謂之其同人九五所變何以謂之其大有而董因之筮晉文六四不變何以言得泰之八魯史之筮穆姜六二不變何以言遇艮之八乎夫自乾之姤以至未濟之解宜皆若此而其義則不可一言盡若古

尚書吏部郎中臣都絜劄子

同乎二故變體爲同人而同人以六二爲主六二自
下體之中應上體之乾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也文言亦以水火之於濕燥雲風之於龍虎言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以象二之同五而五同乎二變體爲
同人其謂是歟然同人本體言賢人衆人之事而乾
之二五則大人之同也此其所以爲乾之同人而與
其本體異焉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義而變體為夬夬之所以言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者
蓋夬之決小人非一人之功也與衆君子決之則羣
賢預有力焉及小人既去而人皆好德有士君子之
行其可自以為德而不忘勢以待之哉此乾之夬所
以言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然自夬而進為乾
者言道之長而以盈為至也乾而變體為夬者言德
之謙而以盈為戒也以盈為至則曰剛長乃終以盈
為戒故曰居德則忌居德則忌則近於亢龍之悔矣

畢萬命名之祥亦諸侯爾然則卜筮之法所遇之卦必惟其人必稱其事通其變以言之然後得焉且顯比之主天下莫不比矣屯之比則自屯而比特為比之始焉故於初九言之而與九五之顯比異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此屯之節也而爻辭云爾者屯固勿用有攸往而節又有止義然節之為止與艮異矣艮如山焉蓋自止

而為大壯則雲行而雨施雷動而雨從作解之功成
而施乃光焉自君道言之君子德施宜普而言施未
光者庶幾改之之謂也苟不以是為貞則上施光矣
且陽為大陰為小故自天道言之陰以吝嗇為正可
也陽則異於是自人道言之有司以吝為正可也君
子則異於是所以謂小貞吉而大貞凶者其以此歟
夫屯者物之始生也而復則萬物潛萌之時自剝而為
復則進而出之序若夫自屯而為復則退而入之序

六四困蒙吝

此蒙之未濟也而爻辭云爾者蓋有餘者可推以濟物而不足者賴以濟焉此陰之乏所以待陽而後饒月之闕所以遡日而後盈而人之倥侗顓蒙者必資乎師而後明也揚子曰侍君子者晦斯光窒斯通辱斯榮敗斯成如是則學者不足賴師之有餘以濟矣苟困而不學未濟也苟模不模範不範友不勝已此非其人亦未濟也蒙之六四以陰居陰承乘皆陰而

此蒙之渙也而文辭云爾者盖人方蔽蒙則茅塞其
心而未開陷溺其心而未達猶險阻之為難也唯恭其
貌順其言而後學而至于哲哲且聰矣然後若氷之
釋如難之散于是思而至于睿睿而至于聖則損實
為虛致虛為明而无所不通也此學之所以為王者
事也故六五以柔中盡童蒙事師之禮以下求九二
之剛中變體為渙有童蒙吉之辭而夫子釋之曰順
以巽者序卦曰巽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

三陽之去一陰也難而緩故需以有待見傷而後去焉盖血言陰之傷也穴言陰之宅也需于血而後順以聽乃出自穴以避之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需之泰也而文辭云爾者盖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然則道備者宜養人而道不足者宜養於人九五剛健中正道全而位尊彼上下皆陰德位不足此宜養人而彼實賴之故有

泰而與本體異矣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此需之小畜也而爻辭云爾者盖陰為小陽為大小畜者以陰畜陽以小畜大以寡畜衆之卦五陽一陰以六四為主而其彖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也需之上六以一陰居羣陽之上而與下體三陽需時乃進至需之終然後自彼而偕来上六雖居其上非分之所宜然坎變為巽則能屈已而下應之故以

德之祿者也雖以柔從上无剛中正之德然有從上之功而无訟上之跡是臣之遇君以其舊德享其高爵重祿若任敖之在漢是也故於訟之時變體為姤而有食舊德之辭然有過中之跡故曰貞厲无訟上之罪故曰終吉雖能以是從王事然代終而无成故曰或從王事无成比蓋六三以柔過中自下應上之象也然姤之本體言柔遇剛是爻則于訟之時獨有從上之德是為君臣之相遇故為訟之姤而與其本

體異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此訟之渙也而爻辭云爾者上剛下險然後成訟蓋下險以為難而上剛以敵之所以訟也若夫渙則難散矣故說而後散之乃受之以渙渙則何訟之有且訟與渙皆險在下而訟則乾上而健健則不陷於險所以為訟渙則巽上而為風風以散之者也所以為渙變乾之健為風之散所以變訟為渙而曰不克訟復

即命渝安貞吉也且九四以才剛故訟以居陰故不克所謂復即命渝亦以陽居陰也四之與二既已交相訟矣終乃聽九五之命而上不加之罪遇九二之逋而下不與之爭初九小有言以辯之則其訟亦不永而終來應則不止乎難之散而有安貞之吉焉然難之生也不同其散亦不一若九四之不克訟復即命渝是訟之渙而已與其本體異焉

九五訟元吉

而變體爲未濟然九五之訟以仁治不仁而已故終
於元吉則非終于不濟也若夫彖之所謂利見大人
雖言聽訟之事蓋主九五之才言之其義亦若訟之
未濟矣然聽人之訟而在我无訟者聖王之常故彖
言材而如彼我直彼曲雖聖王不能无訟者非道之
常也故爻言變而如此夫葛伯之罪湯問之不服而
後征之問之者訟也未征之也訟之不服則征伐之
所不免是皆未濟之義故既濟之始未濟之時皆言

而承乘所應亦陰陰之義宜靜而不宜動師之道尚右而不尚左故變體爲解有師左次无咎之辭而夫子釋之以未失常也道經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左氏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所謂左次者止而未動也有解緩之義焉緩疑有咎然緩而當理則可免矣此其所以无咎若夫宜動而止宜速而緩則軍法所謂逗遛易所謂緩必有所失者也其能免咎乎哉然經

四以上可以言萃蓋外比于賢以從上然後為萃則不止乎比而已焉故是爻為比之萃而與萃之本體異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比比之坤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坤之為道順而已矣九五剛得尊位大中至正已無險難之義乃變體為坤則在我者順矣而人莫不順焉蓋以一剛為衆柔之主而六二應之六四承之有克順克比之義故變

體為坤而有顯比之辭雖然衆爻承其下可為克順克比矣而一爻乘其上有後其君之象乃舍逆取順而有王用三驅失前禽之辭焉其邑人之順從者則不待告戒而惟爾之中矣故有邑人不誡之辭而夫子釋之以上使中也雖然舍逆取順豈所謂成天下之大順哉然舍逆而勿强之使從是乃所以為順且天下皆順矣或有不順者乃衆所不容而自貽其禍蓋其下愚不移聖人亦無如之何則雖一夫之莫從

也若夫從變體言之則小畜之道不能自成必得羣賢而與之並進然後可行矣此古之大臣所以旁招俊乂而列于庶位也然則為臣而至于相近臣之大者旁招俊乂而與之並進則其為畜也亦大矣故變體為大畜而以其剛健中正故曰有孚與四合志故曰攣如五與四相比而四與初相應故曰富以其隣而夫子釋之曰不獨富也且乾元為大而坤特為至乾為大生而坤特為廣然六二能盡地道亦可以言

大而至用六永貞然後以大終焉是則坤之兩文坤道之大爾而與乾之稱大者異小畜之九五臣道之大而與大畜之稱大者異是猶馬之與龍名實本異而八尺以上則馬亦稱龍雖疑出其類而實未離其類也大臣之道其如是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此小畜之需也而文辭云爾者雜卦曰需不進也然所謂不進者其道有二有今雖不進而待時以進者